

新中国记忆
二

李依凡 主编

目 录

红卫兵的故事	1
全国大串联	2
校园造反	5
破四旧	11
现代血统论	20
打砸抢风暴	27
“阶级斗争脸”	32
“战斗队”组织	34
武斗的闹剧	37
“大民主”	43
“大批判”运动	49
恐怖的“学习班”	53
“群众专政”	59
政治学习运动	62
“忆苦思甜”	69
文革中的颓败	72
无书可读的时代	73
革命样板戏	78
文革中的影片	81
红卫兵歌舞	84
“文革”歌曲	89
文革中的学校教育	97
作为阶级斗争的必修课	98
稀奇古怪的课本	102
“学工、学农、学军”	104
俭朴的生活	108
7 元的贫困线	109

饥饿的困扰	116
无休止的家务活	119
经济短缺	126
“走后门”	128
“上山下乡”	131
禁欲主义下的婚恋	138
对“爱情”缄口不谈	138
政治挂帅	141
被禁的情爱	147
回归的人性	150
民主选举	151

红卫兵的故事

红卫兵轶事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缩影。

从震天动地狂呼万岁的朝圣，到排山倒海的大串联、大批斗、大抄家、大武斗；从叱咤风云主宰沉浮的夺权斗争，到“上山下乡，彻底革命”的知识青年；从一人之下、众生之上的时代宠儿，变为遣散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从立志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先锋，到头来发现需要解放的是自己；红卫兵运动的轨迹折射着“文革”的风风雨雨。从狂热到消沉、从追求到幻灭、从迷信到迷惘、从崇拜到震惊，从誓死献身到被愚弄后的清醒、抗争，红卫兵的心态浓缩着“文革”十年中华民众的心路历程。

如今，老红卫兵们自认“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曾体现本世纪中国最后一种乌托邦的崇高。他们大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红旗下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的世界观铸了以天下为己任，济世救民的传统观念和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理想。“反修防修”的口号鼓起他们的忧患意识，改进、完善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燃烧起他们的政治热情。但是，他们的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中，掺入太多青春的天真、幼稚和盲目。民族传统的忠君意识、奴性心理，使他们在个人迷信中推波助澜，以对毛泽东崇拜效忠作为实现理想的支撑。因此，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崇高精神沦为政治阴谋的装饰与工具；反抗权威的造反，异变为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誓死捍卫，变为对真正人类理想和道德尊严

的践踏，变为人性良知的泯灭和野蛮兽性的发泄，变为以肆意戕害他人为正义的“红色恐怖”。红卫兵在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同时，也使自己取得只听命于一人的特权而胡作非为。

红卫兵需要忏悔，就像我们民族需要对“文革”进行忏悔一样。不应将“文革”灾难归咎于红卫兵而减轻民族的忏悔意识，也不允许红卫兵逃避忏悔。真正的忏悔者才能深刻检讨过失，才能勇于担当责任，才会有清醒成功的未来。对于“青春无悔”的口号，只有在忏悔那段民族灾难历史的前提下，在品咂真诚、热情、理想、崇高被愚弄、被戏耍的酸涩中，才能获得一份体谅。

红卫兵是“文革”的尖兵，但也是“文革”的反叛者。“广阔天地”的磨砺，使他们体验艰辛残酷，理想的破灭使他们痛定思痛而觉悟成熟。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虽然曾误入歧途，但也使他们涌进七六年“四五”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广场，汇入“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

全国大串联

“大串联”紧随“朝圣”而兴起，也是“文革”初期青少年最热衷、最浪漫、最潇洒的政治活动。

当时，北京最早出现红卫兵运动，独领风骚，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先锋楷模。各地学生纷纷进京朝圣、“取经”，北京红卫兵也走出首都，到各地煽风点火，支援战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为使运动迅速兴起全国性高潮，立即对“串联”活动予以肯定。各地学校都已“停课闹革命”，造反精神沸腾着学生的热血，“敢字当头”、

“破字当头”、“闯字当头”。大串联正好给他们走出校门、闯荡世界、冲击社会、扩张自我的绝好机会，因而倾巢出动。不少人多次朝圣、串联，走遍全国。各地都有串联接待站，安排食宿，还可以借钱借衣服，借钱一般都还，借的衣服不还也无所谓，有人至今保存红卫兵的借条。

大串联的首要目的是见毛主席，各地进京的人太多，远远超出铁路客运极限。很多人几天几夜挤不上车，滞留车站，便干脆上货车。有的坐在装运铁锭、煤炭的露天车皮里，浑身脏成一团，倒也安然抵达。有的爬上层层叠叠装运木料的货列，车开后，木料晃动，常有胳膊、腿或整个身体被夹进晃开的木料缝隙间挤残挤死的。还有胆大的，打开铅封货运车厢钻进去，里边的运货若不是机械而是水果之类，那就美了，可以享用一路，临下车再装满挎包。当然，这种吃拿仅限于食物，值钱的东西，学生们是不动的。那时学生觉悟高，品质好，吃点东西是革命需要，而如果拿别的就是偷盗了。

大串联使交通部门超负荷运转，但仍不能满足需求，交通秩序混乱，交通工具严重损坏。在此情况下，又兴起徒步串联的新潮。学生们发扬红军精神，组成一支支长征队，高举红卫兵战旗，背着行李，胸戴毛主席像章，精神抖擞踏上征程。路上遇到军车，解放军都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红卫兵立刻回应：“向解放军学习！”常有卡车司机热心邀请学生搭乘，学生们一概婉拒，脚上血泡磨破也咬牙坚持，充满豪情。每到村庄，老乡们敲锣打鼓欢迎，休息吃饭，老乡坚决不收钱，红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坚决留下。所到之处，他们刷标语，贴大字报，宣传革命造反，播洒“文化大革命”火种。

他们讲城里的新鲜事，讲又打倒了谁、谁，老乡们听得津津有味，请他们帮村里搞“斗、批、改”。那时红卫兵满怀横扫天下、主宰世界的豪情，可谓天之骄子。他们深信自己的“长征”也会载入史册，会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怀着神圣感、崇高感，走向北京、韶山、井冈山、遵义、瑞金、延安、西柏坡，甚至沿着红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去翻雪山过草地。在这“伟大的创举”中，他们舍生忘死，无所畏惧。1966年到井冈山串联的人中，有200多人患脑膜炎，死去6人。另有十几人被困饿死，死者唯一的遗物是一本《毛主席语录》。四川的7名学生翻越雪山时，被雪崩淹没。十几名红卫兵死于六盘山的山石塌方。5个红卫兵淹死在大渡河的湍急激流中。……谁也数不清有多少红卫兵死在长征路上，问起每个老红卫兵，几乎都能讲述起“文革”时死去的同学战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问题是，他们的牺牲那么无谓，仅仅死于虚幻的使命感，死于被煽动的狂热。

借串联之机游山玩水是学生心照不宣的动机。串联既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也是中国空前的免费大旅游。学生们天南地北，随意游逛，在桂林漓江泛舟，到内蒙古草原奔马，登泰山看红日，到吐鲁番吃葡萄。名胜古迹，高山大川，使他们眼界大开。

那时，靠一本《毛主席语录》走遍全国绝非神话。有个刚满9岁的小男孩儿，向母亲要了一角钱买冰棍，背着小红包装的语录，上街闲逛。随一队红卫兵走到车站，仗着人小，泥鳅般钻进火车。途中饿极生智，掏出语录本给车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朗读，读完几段就假装昏迷过去。红卫兵吓坏了，拼死挤出位子让他坐下，千

呼万唤，小孩才睁开眼，说：“我们一天没吃饭了！”红卫兵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拿出食物、糖果、钱和粮票给他，孩子成了列车上“忍饥饿宣传最高指示”的小英雄。靠这一招，9岁的孩子从西南到北京又到东北，又南下江南到沿海，一气走遍25个省市。5个月后回到家，身上带的一角钱变成一元五角三分。

大串联的高潮持续约达半年，1967年2月底，中央“文革”宣布停止串联，各地开始拒绝接待串联人员，串联活动渐趋沉寂。

参加串联的主要是大中学生，中央规定年满12岁才能出去。笔者当时尚在小学，年龄不够资格，但心驰神往，羡慕得不得了。老师挑高年级年龄大些的同学组成长征队，笔者软缠硬磨跟着去了，但只走两天便走不动了，只好全体乘车返回。1967年夏，笔者串联之心不死，约三个同学扒货车去北京，各带三五元钱。货车停在丰台，我们步行到天安门，满脸煤灰，心潮澎湃。但串联已成过去，无人接待，游荡几天，花完钱回家。即使这样，后来也成了小伙伴们矜夸的资本。

校园造反

红卫兵运动从校园造反开始。

1966年春夏之交，全国批判“三家村”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学术讨论升级为政治打击。毛泽东批判彭真“反党罪行”，指出“有人在中央搞鬼”，号召青年人犯“王法”，大闹天宫，“起来反他们”。5月16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文革”政治烈焰熊熊燃烧起来。

5月底，北京清华附中十几个学生，在夜色中相约

聚集在学校毗邻的圆明园旧址，兴奋而刺激。他们是一些高干子弟，从父辈那里听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热血沸腾，决心投身于“反修防修”的斗争，响应北大聂元梓等人“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革命呼声。有人提议，应成立一个像苏联青年近卫军那样的组织，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江山，人们一致赞同，讨论后定名为“红卫兵”。最后，全体举手宣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6月1日，清华附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声明：“我们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接着，他们以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和支持，毛泽东提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你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此后，由北京到各省，由学校到机关、团体，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冒将出来，总人数约达一亿之众。

红卫兵的斗争矛头首先指向学校领导。他们根据毛泽东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掀起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浪潮。学校的校长、书记、教导主任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师，成为最早的受害者，高等院校的教授一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校园贴满了大字报，被批判者的姓名全被倒写，并打上红色的“ ”。师生头脑中回响着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历来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没有上过大学。”“讲课，学生

可以不听，可以睡觉。”“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一律“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荡然无存。

学生们可以任意组合，成立红卫兵组织，无需任何人审查批准。一经成立，便具有天然合法性，不，应该说具有超越法律的性质。红卫兵可以随意占用学校的办公室、教室、会厅、礼堂，作为总部、战斗队部、集体宿舍或改建成武斗堡垒，无人占用的教室则狗窝大开。红卫兵可随意占领广播室作宣传阵地，在大喇叭里随心所欲呼喊嘶叫。可随意刻印本组织的公章、袖标，随意支用学校公款，随意砸开铁柜占有学校的公章，随意出版散发印刷品，随意封禁学校的设施、财产，随意给人定罪名、戴“帽子”，随意召开批斗会，随意抄家，随意骂人、整人、打人，打死人。他们有毛泽东撑腰，便无法无天，在教室内外闹得倒海翻江，将学校变成疯人院，变成地狱。

北师大女附中是全国著名的女子中学，有一流的师资和出身教养俱佳的女学生。女孩子们平时怕毛毛虫怕黑夜怕流血怕死人，爱哭泣爱撒娇爱打扮爱漂亮，但在当时，这些一向温文尔雅、聪明活泼的女孩子们突然丧失本性，以凶残为荣，以温柔善良为耻。一个个如狼似虎，口出恶言，手拎带铜环的军用皮带，押着校领导游街批斗，随时挥舞皮带劈头盖脸打向以往尊重的师长。一位女校长当场遭毒打昏厥，五官肿胀，大小便失禁，扔在厕所旁一辆手推车上，上面堆放着扫帚、茅坑盖。另一位美丽端庄的女校长，遭受同样殴打后又被剃了“阴阳头”，被女学生一边咒骂一边推搡，后来被打断肋骨。

北京女四中的红卫兵为表示革命的坚决，居然都剃成光头，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会上，冲上台

去，抡起皮带疯狂砸向一个与她们母亲同龄的女教师，女教师头上血流如注，但她们见到血不仅毫无惧色，反而更加亢奋。对瘫倒在地的女人，仍发狠地用皮带抽，用脚踢，用棍棒打。她们的形象、行为令人联想到希特勒的法西斯党徒。

某中学校长被一男生一拳打去，将眼镜碎片打进眼眶，扎瞎眼睛。一位中学教导主任，平时对学生纪律要求较严。“文革”后，一个曾受他批评过的学生戴上了红卫兵袖标，纠集一伙人将他毒打致死，并将尸体扔在井水中，然后又毒打他的女儿。在一所中学的操场上，校长被打得跪地求饶，又被用墨汁抹了“鬼脸”，颈上拴了铁链，被逼像狗一样牵着绕操场爬，还被踢着喝斥着学狗叫。

当时，各类学校的领导都被加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受到批斗，殴打致伤致残致死者不可胜数。普通教师也受到种种冲击，当教师便是罪过，打老师成了时髦，老师成为红卫兵首先“横扫”的对象。有的老师被剃成阴阳头跪在校门口，有的老师被戴上二尺高的纸帽子，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拉出去游斗。老师成了被学生时刻监督管教的对象，学生可任意抓住老师日常的一言一行指控、批斗。一位老师在唱革命歌曲时唱错了一句歌词，便被说成反革命关押在学校不准回家，由红卫兵看管，轮流批斗。一位数学老师由于曾向学生讲过一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批判，拳打脚踢，头破血流。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冲上前去，把老师推在一边，给老师加罪名，喊打倒老师的口号，对老师肆意侮辱、殴打。老师对这一切都得默默承受，甚至被无端

殴打后，还要表示认罪服打。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被稚气未脱的男红卫兵殴打，她睁着明如秋水、泪珠莹莹的双眸，平静地说：“我们是你的老师……”“什么屁老师！”紧接着又是一阵暴雨般的皮带。看着这些初中生变成的魔鬼，她对人类绝望了。三天后，她用剪刀剪断自己的气管而弃绝人世！

打老师的风气也吹到了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居然在课堂上抢过教鞭，敲打着讲桌，骂老师“臭老九”。一个小学同学，因数学老师提醒他注意课堂纪律，便抄起扫帚要打掉老师的眼镜，老师缄口无言。一所乡村小学，学生们将十多位老师关押起来，天天游斗。一次批斗会上，把老师们带到厕所附近，靠墙站在凳子上低头认罪。围斗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对老师污辱、谩骂，甚至调戏。站在圈外的学生则拾起石块、砖头朝老师砸去，老师被打得血流满面，跪在地上乞求饶命。

红卫兵运动中，打老师成了学生们革命行动的证明，敢打老师便革命，不打老师就是不革命。教师的人格、尊严被蹂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许多教师不仅人身受到侮辱攻击，而且被学生抄家。家里的书籍、资料被烧成灰烬，家具、摆设被砸坏摔碎，日记、读书笔记等个人性文字，则被拿走审查，据以捏造莫须有的罪名。

一位国内知名教授家中，深夜突然听到激烈的砸门声，随即门被砸开，闯进一伙手持木棒、铁棍、皮带的红卫兵。他们喝令老教授全家面墙站好，便开始翻箱倒柜，把东西全扔在地上。遇到锁着的箱柜，一律用斧头劈烂，桌椅全部踢翻，所有能打碎的东西一律打碎。被褥衣服全都撕破，装满水的热水袋也被弄破，水流一床。教授几十年积累的科研资料 and 大量藏书，被掳被烧，或

扔在地上践踏。这种经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甚为普遍。

一句“造反有理”的口号，首先将亿万学生从教室中引出，利用他们简单盲目、冲动、浮躁、好争斗、好反叛的特点，以崇高的名义破除他们据以自律的道德意识，以个人崇拜使邪恶在他们内心合理化。从而抑制了他们人性的善，释放了他们兽性的恶，使他们成为一股凶恶、毁灭、冲决一切的洪水，淹没社会。当然，那种穷凶极恶的“造反英雄”终究少数，其他人多为配角和看客，但这已足以使中国陷于灭顶之灾。有位作家据亲身经历统计，学校中有暴力虐待行为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七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令我们深思：为什么少数恶人为非作歹，众多围观者无一干涉且乐得欣赏？“文革”过去多年之后，街头依然常见此类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痼疾！

笔者当时虽尚在小学，也跟着“革命造反”，只因从小家教严，故未对老师无礼。但也摹仿中学生搞“革命”，将同班两名女生揪出，令其如法庭被告般单独靠墙坐下，伙同众同学围坐两圈进行批斗。她们俩的父亲是级别较高的干部，被贴了大字报，这便是她们被批斗的理由。同学们年小幼稚，提出的指控都很可笑，如指责其中一女生家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依据是去她家小组学习时，看到一块水果糖掉在地上。另一男生竟责问她家有多少存款？被面是否绸缎？手表是否夜光？还有人批判她玩“过家家”游戏时，说过新郎新娘结婚的话，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那位女生被批斗得泪流满面，无地自容，批斗后独自跑到校园一口水井边，跪坐在井台上向井下掉泪。我们闻声而去，心中甚觉不忍，多数同学也都感到对她做得过分。但一位路过的体育教师仗着

出身好，竟厉声叱责：“黑帮子女想死就让她跳井！别理她！”那女生听罢，放声大哭，几乎就要跳下去。人群哗然，那女生可能略清醒些，才控制自己没有葬身井底。这件事虽没造成生理伤害，但对那两位女同学心灵的挫伤是严重的。那教师的话如今声犹在耳，每当想起此事，我们都感到其中包含的残酷性，感到内疚与自责，同时为那身为教师的人说出那样的话而深感耻辱。

破四旧

红卫兵诞生不久，便冲上街头，杀入社会。66年8月，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于是，由北京到全国，轰起大“破四旧”的运动。

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在主要街道广为张贴，后被刊载于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这篇奇文是破四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妙语高论很值得欣赏：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

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们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

我们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作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革命和大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这种浅薄的思想使红卫兵蜂拥上街，到处贴满“灭资兴无”、“破旧立新”、“砸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大幅标语。他们雄赳赳气昂昂，不可一世。所到之处，横扫一切，俨然世界的主宰。破除什么，改变什么、打碎什么，全凭他们的意志来决定。街道名称、商店招牌、工厂、医院、机关、学校、建筑物、甚至商品、饭菜的名称，被纷纷废除，一律重新作革命化的命名。各城市

都出现许多“东方红大街”、“反修路”、“反帝路”、“向阳商场”、“为民医院”、“立新学校”、“东风食堂”、“工农兵饭店”、“红旗广场”、“兴无××厂”、“卫东防疫站”之类的新名号。对这种要求，公安局一律报则速批。

北京王府井大街历史悠久，其名称源于明代，是闻名遐迩的商业街。红卫兵将“王府井百货大楼”改成“北京市百货大楼”，将“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砸烂“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换成“北京烤鸭店”。似乎这种表面文章一作，世界便改造好了。文化单位的藏书、字画、文物、珍贵工艺品都被焚烧、砸碎，商店的霓虹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全部撤掉，金银首饰被赶出柜台，丝绸被扔在地上，踏在脚下。商品标签被认为不革命全都撕掉。各种化妆品被扔在街上，甚至痱子粉也成了资产阶级奢侈品。演剧用的戏服被当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垃圾。书店里，除毛泽东和马列著作外，所有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而销毁查封，街头常见烧书的火堆。无论古今中外的小说都被说成“毒草”，谁看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就是思想有问题。

理发店烫发的女人，全被红卫兵勒令剪成短发，有的干脆被剃成光头，一个个用毛巾包着脑袋，垂泪而去。街上到处是红卫兵、妇女穿的衣裙花梢一些，被当众撕破，脚下穿高跟鞋，被立刻脱下将后跟敲掉。男青年的时髦发型一律剃光，瘦腿裤一律剪开。擦脂抹粉的妇女被当街拦住，用墨汁、污泥涂满头脸。她们羞愧悲愤，但服服帖帖。公共汽车上一个穿旗袍的女医生，年轻漂亮，红卫兵上车把她揪下，推倒在地，骂她“资产阶级臭小姐”，令她脱掉旗袍。女医生害羞忸怩，动作稍慢了